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胡雪巖外傳

### 第八回 德律風傳兒女話 侵晨雪請高堂安

卻說胡雪岩把諸姨搬上走馬樓住下，自己便和穿花蝴蝶似的，東眠西食，幾至沒一刻兒空閒。過了幾日，因這樓上再沒有岔路可以抄近走的，譬如要到夢香樓去，卻定要走過軟塵樓，要到麝月樓又定要走過夢香樓。

自己雖是雨露均勻的，無奈這些女兒家總免不了一些醋意。因想了幾日，又想出個好法子。仿那洋人的法子，用一座大德律風擺在正院樓上，卻用十三枝電線通向各房。那便只要自己認定德律風的門子，該給那房知道，便對那一個風門講一句。該喚他來，他自然便來。或喚他在那一座樓上等他，便知道了到那座樓上去。定了主意，便立刻專人去請外國人打樣，著洋匠做去。

果然是有錢的好處，不上一個月，竟已置備妥當，便向各樓通了電線。試驗之下，實是靈便，不但可以傳話過去，並且可以傳回話轉來。誰的聲音，竟是誰的聲音，也不曾變了一點兒。雪岩自是得意。

這日正是十二月下旬天氣，雪岩把正樓打掃乾淨，居中擺下座極大的圓桌。這桌子中心卻特為挖空了，用一架古銅的宮熏補在中間。四圍設下十四個座兒。每一個座兒旁邊都有一架宮薰、一盆子大梅椿。又四角排列下四架立台。這立台又是比眾不同，下座是古銅鑄成一隻三腳蟾，從背上插起一支銅桿，是做成夔龍樣子，把尾巴彎將轉來，掛下一張明角燈球，下面墜著七八兩重猩紅金絲大穗，便覺古雅異常。又用四座大著衣鏡屏做了圍屏。正中敞樑上掛下一座十五副的水法塔燈。到上燈時節，樓窗四面一齊點上五色磁殼的簷燈。樓裡面各燈點上，映入鏡屏裡面，真覺月宮裡也沒這樣的好看景致。

雪岩上來，便叫丫頭們把德律風的十二扇風門打開，先打了報鍾過去。不一刻，那十三處的鍾都陸續先後回報轉來。因便打話過去，請各姨到來共宴。一刻百獅樓的回電轉來，說有事，恕停一會子來席。隨後各姨回電。都說來了。

稍過片刻，早見軟塵樓的戴姨太太和夢香樓的螺螄太太，都用兩個小丫頭扶著，款步而來雪岩一見，先笑道：「有了這德律風，可便當的多了，也省了丫頭們跑的落亂。」戴姨太太尚未開口，螺螄笑道：「剛才那報鍾猛可地響將起來，倒把我嚇了一跳呢！」正說著，麝月樓宋娘子和花影樓朱姨太太、攀桂樓倪姨太太、玉笙樓蘭姨太太、醉春樓顧姨太太、撲翠樓周姨太太陸續俱到。落後秋聲樓福建姨太太、琴琴樓小揚州姨太太、寶香樓人揚州姨太太等，也都到齊。一式都穿的大毛四出風的粉紅平金花的襖褲，都不著裙子。

原來胡雪岩有一個脾氣，他生平最厭惡的是裙子。他說一個女人穿了裙子。便像了半截美人了。所以除他老太太之外，自太太起，以至丫頭婆子，都是不穿裙子的。到現在杭州女人多不著裙子，還是他開的風氣呢。再加這幾位姨太太的蓮鉤，都是纏得窮工絕技的，纏得小而又小，但用褲腳籠著，露出一點水紅菱似的鞋尖兒，果是令人魂銷。

以先的服式，原是各房從早晨去老太太院子裡請安的時候，預先著丫頭們去各房約齊。螺螄愛穿什麼顏色的衣服，戴什麼花樣釵環，大家便都跟著他穿戴。

如今有了德律風，但見螺螄穿戴起了什麼，便有丫頭打話向各房通知。所以今日十幾位姨太太都穿了一樣顏色的襖褲，頭上都戴枝累金絲的銜珠風釵。每人帶四個丫頭，一個捧著錦繡的坐褥，一個捧著白銀的腳爐，一個拿著羊角風燈，都有紅字著樓名，一個提著鏤金煙袋，一串兒走來。燈光下只見珠翠騰輝，錦繡耀目，一個個都生得粉裝玉琢，黛綠脂紅，也分不出誰好誰歹。

雪岩見諸姨俱已到齊，因太太未到，俱不敢入席。不得已再用德律風打話過去。回電轉來，卻竟因有小恙，已自睡了。

雪岩知道他意思，恐怕有他在座，使諸姨不便暢樂的緣故，也就由他去了。那諸位姨太太見說太太有恙，便要前去問安。經雪岩阻止了，便各派一個丫頭前去問安。這裡便自安程序次，團團坐下。一時珍饈錯雜，水陸俱陳，真個是花香人語，滿室皆春。

雪岩飲到半醺，也就情不自禁。或與這個憑肩，或與那個調笑。螺螄略穩重了些，雪岩便拂然不悅道：「今兒太太不來。

大家該瀟灑些，怎麼你倒裝起太太的形來？」這一句話講出。

大家便眾眼成城的看他臉色。螺螄本不是自己要裝體面，被雪岩這麼一講，不禁滿臉通紅起來。待分白一句，卻又恐反惱了雪岩；待不說，又覺委曲。生怕合席因了自己不歡，便忍著氣推醉起來，一語不發的竟自回夢香樓去了。雪岩待喊人去追回來問他，經戴、朱、倪三姨勸住，雪岩方才罷了。丫頭們忙送上酒來，諸姨都引逗著雪岩猜枚，才把螺螄的氣忘了，依舊歡飲。

直至自鳴鐘打了十下，雪岩方始盡歡而起。諸姨也便一齊站起，一個個都望他同回房去。不道雪岩已自沉醉，卻隨手靠在偶兒肩上，教他扶著。各姨知道是仍回夢香樓住去的，便和應試的舉子見榜上沒名的一般，一個個把頭垂下，沒了興彩。

偶兒扶著雪岩，便早有夢香樓的丫頭，打起紅綢軟宕提燈，在前引導。各姨便落後隨行，各自歸樓睡去。

卻說雪岩扶醉走到夢香樓來。才進門，便聞見一股濃香參（滲）入鼻管，把酒醒了一半。入門，見滿樓燈火齊明，暖騰騰地打著熏爐。房門口早自兩個貼身的丫頭可兒、伶兒，把軟簾捲得高高的伺候著。偶兒扶到房門口，便換了伶兒扶入房內。

雪岩打眼向地下一望，見螺螄不在，上面大牀上卻垂下了紅帳。

旁邊矮凳上擺著一對大紅平金緞的小鞋兒，並那猿猱的膝褲等件。衣架上搭著剛才那件平金粉紅緞的襖兒。心裡便知道是早經睡了，因便叫丫頭們替自己寬了大衣。可兒忙送上一盞參湯，雪岩飲了，便自進牀去睡。

伶兒便自熄了各處掛燈，回房睡下。不多刻，天已明了。

再朦朧一會，已是滿窗日影。聽備衛裡的各房丫頭來未去去的腳步聲，真個和走馬一般，便自起來。早有三等丫頭聽見，替他送臉湯水進來。伶兒披了衣服，站在地上，覺得窗縫裡鑽進來的風尖冷異常，因向玻璃窗外一望。原來那滿窗刷亮的，卻不是日影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落下的大雪。望下去，只見高高下下的飛簷畫甍，都變做粉裝玉琢的了。看了一會，心裡覺得開爽了許多，因便向靠窗梳妝台上坐下。小丫頭進來，替他打散縮發，梳洗起來。

卻好門簾動處，偶兒進來。伶兒看他已是梳洗過了，粉團兒似的一張臉，卻被風吹凍的紅春春。腦後拖著一條紅線紫根的大辮，添著一掛大紅散線的辮須。頭上戴一頂白繡團鶴翻簷小帽，額上綴一顆鑽花，腦後綴著一塊羊脂玉壓須，壓著一穗大紅散線帽須。身上穿著一件大紅花繡小袖襖兒，罩一件元色四出風大毛背心。下面大紅花繡褲兒，籠著一雙寶藍平金的纖鞋，卻真小的可愛。手裡捧著一個銀絲竹節手爐兒，含著笑叫冷進來。

憐兒打量了一眼道：「大早起來，哪裡吹了風來？」偶兒搖搖首道：「沒下樓去呢。」伶兒因問太太起來了沒有？偶兒又搖首道：「睡著呢，沒有聲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站立伶兒背後，看小丫頭絳桃替他梳頭。那絳桃卻因頭髮是冷的，手裡握著，早把指尖兒都凍僵，待挽那頭時，便再挽不好。見偶兒站在旁邊，更自亂了手腳。偶兒看不過，把手爐兒向桌上一放道：「走開，不中用的蠢才！」絳桃只得把頭髮遞給他手裡，站開一步。偶兒把頭髮重新打散，用梳子通了兩下，便用油拓子潤做一絡，隨手拈根紫根子紮起根來。帶眼見伶兒正把自己放下的那個手爐子捧來擺在膝上，卻把一雙纖手在爐蓋上翻來覆去的烘。

偶兒一面紮著，一面道：「姐姐，我要請教你一句話兒，咱們太太敢有個姑娘在外面？」伶兒道：「誰說的？」偶兒道：

「本來我也不知道，前兒我聽我弟弟瑞兒講，說這位姑娘小名叫做什麼吳美兒。說和太太是多年不見面的了，想進府裡來望望，又嫌不好造次。想著太太出府去的時候，到他那裡轉轉去呢。我說太太也沒這些心思，所以沒敢回上去。」伶兒道：「這個便回回也不值什麼。」偶兒因便不語，替他紮好根，把那一絡膩發，從稍子起，一套一套的卷在手上，一氣兒套上根子去，用支簪兒別了，便隨手向四圍掀了一轉，因對絳桃道：「怎麼我便一梳就梳好呢？」絳桃不敢多說，見偶兒已走去，向妝台側首坐下，便自上來替伶兒簪戴首飾。

伶兒把手爐遞給偶兒烘了，自己拿帕子拍一拍衣兜，便把帕子縮在袖裡，因向偶兒道：「你瞧瞧去，太太醒了沒有？回來不要

老太太那裡請安的人齊了，獨太太不到。」偶兒道：「早呢，怕什麼！」伶兒道：「那麼你試到老太太那裡張張，瞧去看是時候了不是？」偶兒點首，略勾留了一會，便仍捧著手爐子出來。竟穿過軟塵樓後樓，向穿樓裡扶梯下來，便是紅芸院後軒的左首。順便到前院來給大小姐和二小姐請安，卻都尚睡未起。

剛待轉身，見一個小丫頭從後面跟將出來，把自己的衣服一扯。偶兒回頭，看是二小姐身邊文杏，因道：「做什麼？」

文杏卻含著一眶眼淚，一聲兒不語，只扯著他走。偶兒不懂，只得依著他扯去。直到澄碧軒旁邊花牆夾道，才站住，回身向偶兒道：「姐姐，你想可有這樣的事？把我們小姐委曲到這樣一個地步！」偶兒駭異道：「誰敢委屈了你小姐來？你告訴我，我給你告訴老爺去。」文杏道：「原是老爺委曲了他，還告訴誰去呢！」偶兒笑道：「這就沒得說了。到底為什麼事，老爺便會委曲了他？你講我聽。」文杏道：「你想瞧，老爺便有了這五位小姐和三位少爺，那一位小姐和少爺不是老爺親養的？」

怎麼便也要分出個高低來？大小姐許給了陳家，是好好的門第；三小姐許給了上海鬱家，也是個有名望的；四小姐許給了顧家，也是清高的宅第；五小姐是小呢，不講他。論理大小小姐許給了，就論該咱們小姐了。偏又把兩個好人家去跳檔兒許給了那兩位小姐。如今卻把個當舖子裡的小郎兒來給咱們定了親事。姐姐你瞧，咱們這麼樣一個人家，這麼樣一個小姐，怎麼有出這樣一個狠灶貓的二姑爺來呢？」說著竟自哭了。

偶兒也覺奇怪，因道：「這是幾時的話？你可不要聽差了！」文杏道：「那裡會聽差來！你們一徑子蹲在樓上，自然不知道。便是前兒，紅也纏了，因那小郎兒家窮，繃不起場面，所以就悄悄的過了禮，不舉動。原是那當裡的朝奉王六先生做了大賓呢。」偶兒道：「那麼可也古怪，想來這小郎兒總有一著好處在呢，不然老爺那裡肯？」文杏道：「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聽人說，老爺不過見他會吃。因前兒同桌，見他一下子搬下了五六大碗乾飯，老爺便愛上了他，竟一口子把個咱們小姐許了。

這可不是那裡來的冤枉呢！」說著又啞泣不已。

偶兒也沒得什麼說了，半晌道：「好罷，事情已是木已成舟的了，便你哭死也不中用。倒是你好好的慰慰二小姐，把些故事講給他聽，和那王三小姐把彩球兒拋著了化子身上，後來這化子竟會做了皇帝。可知一個人總不是一眼望得到底的。明兒那小郎兒中了狀元，那時你小姐可不快心呢！你去，回來我來講給他聽，教他不要把自己身子懊惱壞了。」文杏點首道：

「小姐自昨兒和前兒，都整整的哭了一夜。看照這樣，可不要哭死了！當真你來勸他才是。」偶兒點首，便自丟下文杏，竟回向紅芸院的夾道里出來，到老太太住的正院裡來。

進門見照廳上還沒甚人，兩面抄手游廊上掛著許多的鳥籠，都有鳥兒在那裡加食添水。階下兩三個婆子，在那裡掃雪。向正院裡面一望，兀自垂著簾子，裡外面統靜的鴉雀無聲，知道尚不是請安時候。

原來胡府規矩，每日早晨，合府大小男婦都要到老太太這裡來請安的。大約總在九十點鐘時候，老太太起來，梳洗將畢，合府自雪岩一輩起，以至下一輩孫男孫女，俱絡繹到齊，先在兩廊下靜候。各人都有丫頭挾帶著皮馬椅褥。諸姨先到正樓及百獅樓、夢香樓請安，下樓順向各房間好，至此一同會集。一律坐用繡褥交椅。下一輩便是紅皮交椅，比雪岩坐的略低下五六寸光景。等老太太梳洗畢，坐出正院中炕，便有八個大丫頭八字兒排立兩旁。另有六個大丫頭出來，一齊打起正中的三幅簾子。卻准上面雙龍捧日的那座大自鳴鐘打了十一下，於是兩廊下候著一班兒輩，都驚序駕班的上，分兩排請安畢，八字分開站住。各人帶的交椅，都就一字斬齊的鋪排下了。總是老太太開口問些雪岩外面的事務，又問些螺螄的家務事情，以下如蘇州，蘭、閩等諸姨，是一無話分的。

這是什麼緣故？因胡府一家內外家政事務，全是螺螄一人一手，掌理得井井有條，所以請安的時候，總是他有話問些。

你說這合府裡的人敢不要趨奉著他？便是他房裡的丫頭出來，也是不同。所以別人再不敢一早到正院裡來偷望一眼。只偶兒，一則是螺螄寵愛著當做乾女兒，二則又是老太太不常賜珍寶物件與他的？自是占人一步。此刻他看時候尚早，便不進院去，徑從照廳的中門裡款步出來。見園門開著，心想這園改造過了，我倒沒來走一趟。此刻打量沒人，因信步走人園門裡來。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